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九回 張老兒借財被騙

卻說張老兒聽得那銀號的掌櫃說銀子不好，心中大驚，呆了半晌說道：「怎麼見得是不好的？」那掌櫃的道：「這明明是夾鉛的，外面用銀子包皮，這就是不好的，休要強辯。難道我們當了這一輩子庫號，還不認得麼？」張老兒此際無以自憑，只叫得苦，便三腳兩步走出了銀號，望著嚴府而來，要尋嚴二的晦氣。比及到得嚴府，問時，那嚴二跟隨嚴嵩入朝去了，又不知幾時才回。沒奈何，只得在對面一家門首蹲著等候。自怨不小心，有了這項銀子都不看過，卻上了人家的當。倘若不認，這怎麼好？又想著嚴二是個大有作為的人，料然是被人家騙了的，卻不是故意與我的。且看他昨日這般好心看承我，他決不肯不認的。只管在那裡胡猜亂想，足足等到午時，方才回來。

這嚴二隨著主子馬後，早已一眼看見了他，更佯作不曾見到，隨著主子進去了，故意不出來。張老兒是送慣豆漿的，所以府中的人也有些許相認得，但逢出來的，便問嚴二先生在裡面做什麼？或曰：「他如今現在上面伺候爺的飯，飯畢還要幫爺簽押發稿。幾多事情，哪裡得空閒出來？你要見他，只可明日來罷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小老要將一件東西交還與他呢。既是差事不得空，敢煩尊駕代為交與如何？」這人道：「使不得。他的性情是最古怪的，我們同輩差不多都不與他交談。你有什麼東西，且待明日當面交與他罷。」說畢，各有事去了。這老兒只得又在門首等了許久，天色差不多要晚將下來，肚中又餓，方才走回店中。

甫入店門，只聽得裡面幾個公差的声音，在那裡大驚小怪的說道：「躲得去的不成麼？」張老兒此際無奈，走到裡面，對那一眾公差道：「不躲的，我來了。」公差見他回來，罵道：「真是個頑戶，怎麼走了去躲著，這時悄悄回來？料道我們去了，所以走回來吃飯。睡到天明，一個黑早就走了。這個方法，是你拖欠錢糧的伎倆。如今我們卻不管你有沒有，我只帶你到堂上去面回官去！」便一手揪著張老兒的胸膛，扯住便走。張老兒慌了，大叫：「且慢且慢，有話慢慢商量。」他的妻女都來相勸，公差哪裡肯依，只顧亂拖。

彼此相嚷，卻驚了海瑞也來勸。公差道：「海老爺，你不要管這閒事罷。」海瑞道：「列位且息雷霆，容我分說。不合再任你們發落就是。」內中一人道：「如此且略鬆一鬆手，諒他也走不上天去。且聽海老爺有什麼說。」公差聽了，才放了張老兒。海瑞道：「張東家，這是錢糧，不是私債，該早日打算，亦免得有今日。你如今且說有什麼打算呢？」張老兒歎道：「列位又哪裡知道我這樣委曲？銀糧的欠項，哪有不上緊的道理。」

如昨日我去了這一天，也是為著此項。不知用了多少唇舌，才向一家財東借了八兩銀子。回家只望今日去號裡交納，誰知是夾鉛的，即找原主回換，又怎曉得銀主就偏偏有事，不得空閒，連面也不曾得見，直等到這時候才回。大抵要明日方能夠回換呢。煩列位再為寬限一日如何？」公差歎道：「虧你幾十歲的人，說出這樣孩子的話來！你又不是三兩歲的孩子，怎麼銀子都不看一看好歹，就竟收了去號裡上納，這話哄誰。」張老兒道：「不是我說謊，列位不信，待我拿出來與你們觀看便知。」遂向腰間取了那錠假銀出來，放在桌上。

眾人看了，只冷笑不肯相信，反說是故意借此假的推卻。

便問道：「這銀是哪裡借來的？我們卻還要問你一個用假銀的罪名呢！」張老兒道：「那不干我事，現在原主在呢。」公差道：「你說銀主是誰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新通政嚴府的家人嚴二先生借與我的。」公差聽了歎道：「這就怪不得你說了！你好端端的，卻向這人借貸？這嚴二本是揚州人氏，做了半世的光棍，在這北京城裡，做過了多少次數的犯案，也不知幾回的了。後來打聽得嚴府權勢，他便投在嚴府充做家奴。他並不姓嚴，本喚李三尖。『嚴二』這兩個字，是主人改的呢！」

如今你上了當，也不用到那裡去換了。若是換時，他決不肯認的。還說是主人賞他的銀子，你白賴他，立時回了主人，將個帖兒，送你到兵馬司去，還要吃他二十大板，一面大枷呢！我們目見過數次的，你這晦氣的，休想去換，只得快些打算完納罷。」

張老兒聽了這一番言說，不覺緊皺雙眉，舌頭伸出唇外，半晌縮不進去，歎道：「我真要死也！」說罷，哭將起來。妻女聞知，亦不禁泣下。海瑞在旁歎道：「哪有這樣的人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張老兒到了此際，夫妻兩口面面相覷，呆呆的立著，形如木偶一般，公差們又要作威。

海瑞看見如此，心中也覺可憐，便相勸道：「列位不必如此，錢糧一項是不能拖延的。如今他又著了騙，又無門可貸，在下情願暫為代納，不知要多少銀子才夠呢？」眾人道：「既是海老爺有這番好心，連我們的茶東，共是四兩五錢銀子就夠了。」海瑞道：「如此，容易得很的。」遂急急回房，取了四兩五錢銀子來，替張老兒代納。公差接了銀子，反覆細看了一回，收了，說：「多承海老爺了，俺們改日再會。」一齊拱手出門而去。

張老兒看見公差去了，便率妻女到海瑞面前叩謝。海瑞連忙扶起道：「東家不必如此，些須小事，何必介懷！」張老兒隨：「若非老爺見憐，今日被他們拿了進去，免不得吃那老棒呢！但不知將什麼報答你老人家哩！」夫妻兩口千恩萬謝的，自不必說。

到底張老兒心中不服，到了次日清晨，就到嚴府來等那嚴二。到了早飯後，方才得見。嚴二問張老兒道：「你送豆漿來的，這時候來此何干？」張老兒便將昨日事情告知，便把銀子交還。那嚴二故意作色道：「你今卻又來了。我的銀子是上人賞下來的，怎麼說是假的？休再說了，被人聽見了笑個大口呢！」張老兒道：「明明是二先生的銀子，我們做買賣的人怎敢相欺？現有某銀號銀匠及公差人等可以作證。」

嚴二大怒道：「胡說，好喪良心的人！你被人催迫得緊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怎麼樣的哀懇我，方才借這銀子與你，把官錢還了，剩下做了資本。怎麼還要賴捏我是假銀，這還了得！別個可以入你圈套，卻不想我是什麼人？快快回去打算還了我罷，否則回了我家老爺，只怕你受不得這些苦呢！」一頓罵得張老兒啞口無言，含著一眶眼淚，只得仍舊拿著假銀錠出了嚴府。

一路上好不氣怒，走到店內，妻女連忙來問是怎麼樣了。

張老兒頓足捶胸，指天划地的罵道：「喪心的千家奴，竟不肯認，還拿話來嚇我呢！」元春道：「父親過於忠厚，一時被他騙了。他這般居心的，哪裡還肯認賬？只算是自家倒運就是。」

張老兒道：「雖是這般說，不久就是一月限期。倘若他來討時，卻又作何究竟？總要設法方好呢。」元春道：「倘彼來討時，還請那位海老爺對他說說。或者以理論之，庶獲免償，亦未可定。父親年老，有限精神，不必過於憂慮，且由他去。」

張老兒雖則口中應允，心內實是憂焦，日夕煩悶，竟然染起病來。元春對父親百般寬慰，延醫服藥，只是不應。元春衣不解帶，日夕侍奉。張老兒道：「我本來沒有什麼病症的，只因憂慮所致，如今也不用服藥了。只是恐這奸奴來催賬呢！」

元春道：「縱然他來討賬，看見父親這般臥病在牀，料亦不至十分催逼。」張老兒聽了不言，心中自思：「到底是我女兒看得透徹，即我欠他的債，看我這個光景，諒亦見諒。」於是心中稍稍寬慰。

過了十餘日，已是一月期滿。嚴二看張老兒久不送豆漿來，方知是染疾，也不介意。及至到期滿，亦不見張老兒來償債。

等了兩天，就忍耐不住，遂到店裡來。張老兒聽得嚴二親到，便急忙扶病而出。嚴二道：「今已滿限兩日，怎麼不來還銀？反要勞動我來親討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豈敢相勞二先生玉趾。」

只是我近日染了病症，不能步履，連生意也做不得，故此豆漿許久不曾送到府上，二先生諒亦知道。前蒙相借的銀子，只因有事不得打算。還望二先生寬限，待下月並利息子母一齊奉還就是。」

嚴二聽了怒道：「怎麼，偌大年紀的人，作事這般胡混？」

當初原說過一月清還的，怎麼又說下月？有這樣推延！我實對你說，我嚴某領了主人的銀子出來放債，官府借的，不是一萬，

就是八千，至少三五千，都是八扣三分，三月為期。若是零星的小意思，就一月一清，哪個不是這般的！偏你這老兒，就有這多古怪。拿了銀子，過了兩三夜，又說是假的，什麼夾鉛夾銅，想來騙我。幸我不上你的當。如今卻又說患病，不能做生意，要推下月，利息又不與一毫半絲。難道借了人家的銀子，推說有病，可以不用還的麼？」張老兒忙忙謝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只因小老是個做經紀的人，若是閒住了手，便歇住了口，連三餐也不敷給，哪裡還有銀子來還？二先生你這人原是個最善心的，不念別的，只可憐我老病纏綿，高抬貴手，寬限一月，那時就怎麼樣，我亦要送還的，再不敢說推延的話。」嚴二道：「你當初說什麼話來？」

張老兒道：「果然，初時說是一月清楚的，實不料染病，還望二先生原諒，則小老感激不盡了。」

嚴二哪裡肯依，即時亂嚷起來。元春母女在後面聽得，知事情不好，無奈走了出來，代張老兒哀懇。這嚴二一眼看見了元春，不覺失了三魂，散去七魄，一雙邪目，盯在元春身上。

正是：利心還未息，邪念又興來。

畢竟嚴二看見了元春如此出神，怎麼說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